雙城記

青醬肉

何冀平

回到北京是三伏，北京極熱，疫情中回來的少，最想北京的吃食。想吃的不是飯館，不是老字號，不是北京小吃，而是青醬肉。青醬肉、金華火腿、廣東臘肉，被稱為中國三大名肉，後兩樣到處都有，青醬肉是到處都沒有。在香港更買不到，託朋友上京東淘寶網買了3次都買錯了，買來的標籤寫的是醬肉。

青醬肉製作費時費力，要一年半才能醃好出缸，雖然肥厚，絕無油頭氣味，火腿要蒸熟入湯才能吃，臘肉要蒸或炒才能入口，青醬肉只要一出缸，就可以切片上桌。青醬肉是泡在醬缸裏製成，是用「青醬」的醬製的，這也是其名字的由來，雖說得等上個一年半載，都是值得。瘦肉柔曼殷紅，肥肉晶瑩凝玉，入口即化，不柴不散，入味酥鬆，清香鮮美，肉香耐嚼，愈嚼愈有味。可以夾燒餅，可以卷大餅，或者夾饅頭麵包都好吃。

青醬肉的製作沿承了傳統的做法，不強求速成，否則難以保證口味。中國烹飪有講究，在烹調時要注意先後順序，遵循時令，這樣烹製出的食品才是真正的美味佳餚。探究青醬肉的起源，有人說創於明代，已不可考。青醬肉在清末民初開始流行於北京。在現代醬油沒出現之前，青醬就是醬油。端木蕻良在他的文章裏說，在清末民初時代，還沒有今天所謂的醬油，只有一種清醬，就是從釀造豆醬的醬缸裏，用勺子舀出來的醬汁兒，是黑色的，稱為青醬。青醬就是醬缸裏豆醬上面那釀出的一層油。天津和山東一些地方的老人至今稱呼醬油為青醬。最早做青醬的是山東人，山東人有製醬傳統，東北大醬就是山東人闖關東帶去的。清末咸豐、同治年間，青醬傳入北京，同時也帶來了青醬肉，從此青醬肉成了老北京人的名吃。隨着現代醬油的出現，「醬」就被「醬油」替代了。

老北京的青醬肉以天盛號和寶華齋的最為出名。唐魯孫先生寫道：當年上海富商猶太人哈同的太太羅迦陵，就愛吃北平的青醬肉夾馬蹄熱燒餅。按說哈同家裏，還少得了金華火腿、昆明雲腿、西班牙火腿這類上好火腿肉，可是哈同太太偏偏專門愛吃北平的青醬肉，還必須得是北平東城八面槽寶華齋的。

我在小時候吃過一二次青醬肉，後來就再也買不到了，沒有人肯花一年半功夫做，也沒有人肯等一年半的時間吃，青醬肉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醬肉，天福號的醬肉。這個有得賣，回北京就馬上買來夾薄餅吃，只是別買錯，不同的字號、廠家，味道相差很遠。

大地遊走

每天都是新鮮的

耿艷菊

時間向前，靜默無聲，可是它的速度之快往往如濤濤江水，簡直有點讓人心驚了。即便夏日這樣看起來庸常的下午，似乎一轉眼的功夫就不見了，而且永遠不復相見。

年輕時從來沒思量過時間這回事，總覺得時間很慢，日子重複而單調。30歲之後，驀然間人生的長河裏像是被誰扔下了石子，驚起一圈圈漣漪，蕩漾着聲聲嘆。嘆什麼呢？「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時間太快了，一天又一天，甚至都沒有來得及回頭看看，總是那麼匆忙，太陽落下，一天又沒有了。

今天，當忽然意識到時間像洶湧的江水一樣迅猛時，我開始細細回憶這一下午我都做了些什麼，有沒有把這一下午的時間發揮它恰如其分的價值，會不會在記憶的長河裏留下美妙的光影，會不會有遺憾。

胡同裏遛彎，給母親打電話，修改稿子，乘地鐵，看手機。是這些碎碎的日常，似乎並沒有可說道的地方。當我站在溫柔的晚霞裏去念起這些的時候，眼前浮現出一個女孩子的笑臉。

這個女孩子是胡同前面那條街上一家水果店的銷售員，她每天都會站在水果店門口向來來往往的路人推銷店裏的水果。我每天遛彎時經過水果店，幾乎都會看見她燦爛的笑臉。

我買過幾回水果後，女孩子很快就記住了我，每次路過都會熱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對女孩子也有了一點點了解。她今年19歲，沒考上大學，就出來工作了。這份工作她很喜歡，她以前是膽小的人，這工作給了她鍛煉膽量的機會，而且讓她明白了生存的艱難不易。她以前在學校沒好好學習，荒廢了大好的時光，現在她工作了，要好好把握好當下，不要讓自己將來後悔虛度了年華。

看到這個積極向上內心陽光的女孩子，我常常會給她一些簡單的讚揚和鼓勵，即使她年紀比我小很多，即使她做着很平凡枯燥的工作，但她對待人生的態度和對時間的態度值得我學習。

下午我看到笑容滿面的她時，見店門口沒人，就停下來和她聊了兩句，讚她一直這樣開朗樂觀，着實難得。她笑着告訴我，哭是一天，笑也是一天，為什麼不笑着面對呢？又說，每一天都是獨一無二的，像水果一樣有保質期，所以要讓每天都是新鮮的才好呀！

笑着面對每一天，這樣的道理誰都知道，我們也常常喜歡這樣說，可是誰又認真去對待這句話，也只是說說而已。這個普通甚至在求學路上曾經失敗的女孩子卻把眼前平凡的每一天當成新鮮的水果來愛護，如此年輕的她已懂得尊重時間，我想時間也不會辜負她。

發式生活

李玟入行的辛酸史

余宜發

至今，我仍然想像不到李玟已經離開了。因為我覺得她是一位非常堅強及打不死的國際天后，可能她面對的困境實在太多，所以選擇這條路。當然，我們就算遇上任何困難也好，總有千千萬萬的方法去改變困難的。

自從得知她離開，自己也掉下男兒淚，畢竟上星期也跟大家分享過我與她的友誼是怎樣建立。而跟她多次的訪問當中，有很多內容是發人深省，很想在這裏跟你們分享。在她離開的那個晚上，我便立刻把其中一個值得回顧的訪問跟聽眾重溫。

那一次的訪問中，除了傾談有關她當時推出新專輯的內容之外，我還問了她很多有關當初入行的時候，或者獨自到台灣發展的經過。因為她是由參加新秀歌唱比賽，獲得亞軍而入行，但當時香港的唱片公司沒有器重她，結果她獨自跑到台灣發展。亦因為一首合唱歌曲《愛情傻戀 La La La》，而被當時入行的台灣唱片公司看中，邀她簽約成為歌手。因為最初推出唱片的公司規模較細，所以沒有太多金錢可以給歌手宣傳。而台灣較多電視台及電台，當時就算幾辛苦都好，她都會日日去跑通告。在訪問中她又說到：「記得有一次要到台南宣傳唱片，當時因為慳錢的關係，買的火車票是最便宜的那種，沒有座位，從台北到台南一直站立8小時。當時也很尷尬，因為可能有一些人會認得自己，所以我會戴着帽子遮着自己部分面容，希望不要令其他人知道我這位歌手連買一張有座位的火車票也負擔不起。」除此之外，她還說：「以前很多歌手或唱片公司有錢的話，歌手出外宣傳也會有保姆車載着四圍去工作，但限於當時唱片公司的資源問題，我只可以戴着頭盔坐在唱片工作人員的小型電單車到處跑，但我都沒有氣餒，因為只要有機會可以讓觀眾或聽眾聽到我的音樂，再辛苦也沒打緊。」

我覺得這個女生的適應力及決心非常強大，就算遇上什麼挫折也總會辛苦地捱過，當然李玟經過多年的努力，除了衝出香港之外，更加登上國際大舞台成為國際天后。自從那晚我把這個訪問重播之後，第二天，有一間唱片公司的好朋友留言給我，他說：「很欣賞她的毅力及工作態度，其實現在有很多歌手以為自己已經很受歡迎，所以就算唱片公司想他們跑多幾個地方做訪問也不願意，嫌辛苦。」就是說明，其實現在有很多人已經很幸福，還身在福中不知福，以前的香港人，就好像李玟一樣，有這種堅毅的精神及很好的工作態度。所以這個唱片公司的朋友說的內容，我也非常同意。

貴為天后的李玟，其實也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才去做，但她直至離世前，就算有小小的工作機會，她都會努力堅持去做到最好，這種精神很值得後輩學習。

冬陽天地

暑假

梁冬陽醫生

暑假對於很多家庭來講是一年之中難得的假期，孩子們考完試發成績表，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升級；文憑試的考生更加緊張，憑這成績報考不同大學，有人歡喜有人愁。

其實除了讀醫科的人，將來的工作多數做醫生或同醫療有關的工作之外，其他學科讀完之後未必是做回本科的工作，很多轉行，例如讀法律一般是做律師或大律師，但有一些做了行政管理、生意；讀經濟的更加是在香港的商業社會可以做任何職業。香港的持續進修做得很好，即使一開始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讀的本科讀着讀着發現沒有興趣也可以轉科，又或者出來社會工作了一段時間，發現對其他的科目更有興趣也可以報不同大學的其他科目，完成碩士、博士學位課程然後轉行也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即使文憑試考得不是太理想，也不要擔心，可以讀副學士，或者去外地升學，適當時候回香港再讀。天無絕人之路。一紙文憑不能限制你將來所走的路。

對於其他中小學的學生更是可以好好享受悠長的暑假。我見很多朋友已經早早為孩子們安排了不少的假期活動，有的去學一些平時少接觸的東西，有的去不同的公司讓孩子做暑期工或者義工，讓他們熟習不同的工作環境，尋找自己的興趣，有的回內地參加夏令營，看見他們拍出來的相，真是多姿多彩。記得我的孩子小時候去外地參加當地的夏令營，去高山上紮營、去荒島求生、爬懸崖峭壁、坐快艇出海、潛水、騎馬、參觀博物館等等對他們的膽識和獨立性有深遠的影響，在他們的成長過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你不打算去外地，其實在香港也有很多很好的暑期活動。不要總是在室內，最好多去親親大自然，例如西貢很多島嶼和郊野公園、大嶼山等等，如果學校、家庭、一些非政府組織，多些這種活動，便可更好地培養孩子的興趣和個性，學習紀律以及怎樣和其他人相處，就可讓孩子們有愉快和充實的假期。

我不是裁縫

黃秀珍

「我不是裁縫，我不想做裁縫」。曾對母親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我和家姐將初、高中畢業時，母親對我們說：「如果考不上沒書讀，一人去學一樣手藝吧。」母親沒文化，卻十分重視學習教育，為母則剛，父親在我10歲時意外走了，母親沒因此讓我們輟學，還怕「沒書讀」，建議學手藝，好謀生。

那時的我，對什麼都充滿着好奇，不是不喜歡裁縫，而是把裁縫作為職業和謀生的手段，覺得太枯燥。我對母親說：「如果考不上中專或者高中，就去學攝影吧。」彼時，好像剛有傻瓜式照相機，拍照有美景，有倩影，拍照更有趣。這是我在初三時期的簡單而又真實想法。

八十年代初期，在農村，缺吃少穿，物質匱乏，生活貧瘠。記得一年能添一件新衣就不錯了，其餘多是撿大的穿過縫縫補補的舊衣服。做衣服扯布要憑布票到供銷社門店，沒布票是不行的。一個家庭一年分多少布票，做幾件新衣，誰做新衣，要計劃着用。記得小隊裏的人上門分布票時，嗓門提得老高，當母親迎過去後，她們竊竊私語，生怕我們聽見似的，大概說家有幾口人，分多少票，比去年多了或少了，再看母親臉上的表情，猜得幾分。隨後，母親把布票鎖進她房間的抽屜，夾在筆記本裏，小心翼翼保管起來，生怕丟失。好在不知不覺中店舖多了，買東西不需要票證了，布票逐漸退出流通，成為一種時代符號、一種記憶。

裁縫是一個古老的職業，擁有幾千年的歷史。在中國，裁縫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戴冠穿衣改變了原始的裸態生活，人類就此進入文明生活。裁縫曾經是不錯行業，八十年代中後期，隨着改革開放，裁縫店除集體的外，個體應運而生，憑手藝「吃飯」，挺吃香。只是，不是人人都能學會做裁縫的。為節約開支，多是由姑姑量體剪裁，母親利用農閒或是挑燈縫製。其實，從小耳濡目染，加之好奇愛探索的性格，小學二、三年級已經學會踩縫紉機。剛開始踩縫紉機踩的速度與腳踏板和輪子的節奏合不上，輪子老逆方向轉，如果上了線，只聽「哧嚓」一聲針砸斷了，剛開始走線時，總是歪歪扭扭，線與線常「打架」，裁縫並不是那麼好學的，一般從學徒工到能獨立裁剪、製作需要花3年時間，有時3年也未必能學成的。

四姐高中畢業後真去學裁縫，先在鎮上個體門店學一年半，後又去泉州學一年半，回來後，沒有做過幾件像樣的衣服，不是袖子的接頭處裁剪得不自然、不妥帖，就是領口開得不好等，最終也沒能去開店。

初中時期我已成為母親裁縫小幫手，用縫紉機縫補衣褲、車鞋墊，為新衣縫扣眼等簡單工作。初中畢業後，我開始在外求學。小時候栽下的「裁縫種子」慢慢生根發芽，在寒暑假有空閒時，總不忘在縫紉機上「搗鼓」點動靜，用母親用剩的布頭，在布頭上劃線、裁剪，縫製小衣褲。已經工作的二姐看我喜歡「搗鼓」縫紉，剪一塊帶豎彩條棉布，我用穿過的褲子摺好，再平鋪到布上劃線、裁剪，在我的琢磨和母親的協助下，做出一條與眾不同的睡褲，把用剩的布頭在褲腳上縫上摺邊，睡褲一下變得「時尚」。為日後做業餘的「裁縫」奠定了不小的信心和勇氣。

九十年代初期，學校畢業的我有了一份體面的工作，那時社會經濟也逐步發展起來，物質相對豐富了，家裏也寬裕了許多。工作之餘，我又開始摸索起「裁縫」，搗騰一些技術含量不高的裙子、寬鬆的衣褲等，常省錢買《上海服飾》、《瑞麗》等時尚雜誌，終在1995年的一天，從《上海服飾》雜誌裏結合實踐悟懂了裁剪量體公式，興奮之餘，立馬跑去市場扯二塊布料，照着書裏的公式，量好身形尺寸，有模有樣的裁剪、縫紉，終縫製出得體合身衣褲。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走上一條業餘「裁縫」之路。此後的十年間恰逢個體裁縫業最盛行之時，為做得更加精緻，恰巧同學表妹開裁縫店，手藝極好的，於是到她店舖進修了半個月，解決在細節上遇到的一些問題。自此，從簡單有創意的時裝再到西服西褲等全都拿下，之後，着裝的獨特新穎，成功吸引了許多的粉絲慕名前來，利用業餘時間樂此不彼，不收酬勞為家人、朋友製作與眾不同的服裝。好在那時年紀輕、精力旺，母親看我為縫製忙碌到深夜的身影，常說：「你呀，真是自討苦吃。」當他們穿上我縫製的衣服，成就感油然而生、自豪感爆棚，足矣。到如今，最值得驕傲是漳平建市5周年，由我編導的節目《採橘姑娘》，20多個姑娘所穿的服飾，從挑選布料到設計、裁剪、製作等均出自本人之手。

到本世紀初期，因工作常加班加點，又因成家生了寶寶，慢慢的裁縫離我漸行漸遠。彼時，物質也極大豐富了，人民生活也逐漸富裕起來，製衣已發展為工廠化流水線，個體裁縫業逐漸褪去昔日的光環，落下成衣製作主角的帷幕。

我不做裁縫，卻做了十餘年的業餘裁縫。人生之路，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遇見和美好。裁縫是我一生不可磨滅的美好遇見和經歷，值得炫耀與驕傲。執着是一種精神和態度，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自學亦能成才。在人生途中，抱有對事物好奇和探索之心，願花時間和精力研究和實踐，必有所獲。

作業簿

右眼視網膜脫落

林作

人生就是如此無從預測。

72小時前，我在旺角出席活動。很正常的一日，沒有任何運動、碰撞、事故。當天就覺得右眼癢癢的，但不痛，於是晚上繼續活動，去了朋友的婚禮。

婚禮上覺得右眼的視力更加模糊不清了，好像左邊表面有一層東西。我叫酒店職員幫我買了眼藥水，滴了幾次，毫無作用。

當晚我就打算約醫生，不過由於不太嚴重，等第二天再打算看看。誰知第二天睡醒睜開眼睛，右眼的左邊就更奇怪了，覺得問題嚴重了點，就決定約醫生。可是禮拜日，而且開始打風，診所沒有人回覆。秘書和我決定等禮拜一早上再打電話約。到了禮拜一早上，竟然8號風球下，還是沒有任何人聯絡得到。到了下午才說8號風球會在4點解除，但我能夠感受到應該事情不小了——我開始頭暈，兩邊眼睛的視力很不平衡了。

秘書幫我馬上約了養和醫院的眼科，於是我下午4點30分就到了現場。沒等多久，先有一位醫生見了我。檢查得很仔細，左右眼都看了一遍，滴了幾次放大瞳孔藥水後再看，然後告訴我的右眼視網膜脫落了，而且應該脫落了1/4到一半，頗為嚴重，要馬上緊急做手術。

我一下子晴天霹靂。最近可能很多人以為我事業不振，閒賦在家休息中，但其實我事業更上層樓，多了不少機會，其中兩三個項目進行得如火如荼，每天都是開會學習準備教學等工作。一下子停下來，我的損失可大了。

醫院安排了另一位更資深的權威醫生來看看我，我等了他1個小時，自己都頗為緊張。我人生從未試過入院，也未做過任何手術！

第二位男醫生是眼科權威，他看了我一次後告訴我情況其實相當嚴重，要即時入院，但要等到明天才可以做手術。他們開了賬單給我，是一個幾十萬數字，代表這手術是大型的。

我心急如焚想解決問題，幸好裕美在我身邊，馬上想起我們有好朋友是資深眼科醫生，然後聯絡了他。幾乎半小時後我們就轉到了第二所醫院，由那位朋友親自安排馬上入院，並安排當晚做手術。

各位，我在一下子半天時間內就要接受做大手術而且要一段康復時間，真的是個人生體驗。媽媽馬上從內地趕了回來，在我晚上10點進入手術室前見了我一面。

我從未試過全身麻醉，但真的當氧氣面罩蓋在我臉上不足10秒，我就什麼都意識不到了。晚上12點多我就被叫醒了，然後才是難受的開始。這個情況，我不能正常睡覺，必須臉朝下一整晚。無論醫護人員如何幫我調整，這個姿勢真的難受，除非你有按摩場所那種床。而我真的馬上在淘寶上買了！

經過24小時的搏鬥，我完全無法看什麼東西，單眼也很不習慣，最後第二晚醫生檢查後認為我康復良好，手術順利而且檢查過各樣身體指數都很良好，我就被允許回家休息了。吃了顆安眠藥，一覺醒來，情況突飛猛進，在執筆的這一刻已經覺得好很多了，習慣了單眼，右眼也不疼了。完全康復的機會很大，我也很有信心很快可以正常生活。

經過這次，我真的意識到健康的重要性，我覺得這是我人生重要的一課！

演藝蝶影

《哥哥——香港電視兒童節目男主持訪談》

小蝶

今年的出版社很幸運，書展在「泰利」風球離港後順利揭幕。

今年我也有新書參展。過去多年，我寫的都是與戲劇有關的書籍，大概是我兩年前創作了兒童文學電子書《桃桃疫記》後覺得意猶未盡吧，這次我也是選了一個與兒童有關的題目：《哥哥——香港電視兒童節目男主持訪談》。

哥哥不是一人的暱稱，而是傳統上小孩子對比自己年長的年輕男子的稱呼，也是所有小觀眾和小演員對電視兒童節目男主持的尊稱。這本書大題目是《哥哥》，正是一本包括14名香港電視兒童節目男主持的訪問集。

香港電視由麗的映聲在1957年創台，已經播映兒童節目。香港首個電視兒童節目是由加明叔叔主持的布偶演出Calvin's Corner，Calvin正是加明叔叔的英文名字。到了麗的映聲在1963年增設中文台後，加明叔叔便開始主持長壽兒童節目《快樂生辰》。

根據廣播管理局條例，由1957年至今，每個電視台必須製作兒童節目。66年過去了，你說香港電視曾經播映過多少個兒童節目？當中又出現過多少個哥哥？當然，《哥哥》一書不可能涵蓋所有男主持人，我只是在由計劃落實到截稿時看看哪些哥哥與我有緣分而已。

過去半年，我一口氣訪問了13位分別來自不同年代、不同電視台和不同兒童節目的哥哥（我數年前已經訪問加明叔叔）。他們都有不同的故事，有的很惹笑，有的很感人；有的很能反映時代變遷，有的令人意想不到。他們大都是懂得講故事的人，能把故事說得動聽。我採訪他們時，完全想像得到他們當年的感受。

雖然對某些哥哥來說，主持兒童節目已經是數十載前的事情，但是他們大都能詳細地說出事情的經過和他們的感想，可見當大哥哥的那段日子在他們心中留下的印記是不可磨滅的。

我很感謝他們敞開心扉，與我分享他們當兒童節目大哥哥的心路歷程和真情實感。他們告訴我他們的得着和威風事跡，也不諱言他們的糗事。不說不知，原來有些哥哥很不喜歡當大哥哥，因為他們投身電視圈是希望當演員，而不是當兒童節目主持人與小孩子一起工作。相反，有些哥哥本來已經是戲劇組的演員，卻因為不同的原因自願加入兒童節目。

這班哥哥都是或曾是電視藝人，當然曾接受過不少訪問。不過，讓他們集中地和詳細地述說自己主持兒童節目的哥哥故事，應該也是首次吧？

正如我在上文所說，60多年來曾經擔任「哥哥」的主持人不知幾多，只是這些哥哥湊巧在這半年內與我碰上或有空接受訪問而已。這14位哥哥分別是《快樂生辰》的加明叔叔（王曦），《紅鼻哥哥》的紅鼻哥哥（劉達志），《醒目仔時間》的Ricky哥哥（柯永琪），《500飛虎隊》的天照哥哥（尹天照），《彩虹激光》的昭文哥哥（劉昭文），《小豆芽系列》的Harry哥哥（王者匡），《閃電傳真機》的Ben哥哥（黃智賢）、麥包哥哥（麥長青）、Gary哥哥（譚偉權）和天翔哥哥（李天翔），《機靈加油站》的維維哥哥（秦啟維）、有線電視兒童台的Mike哥哥（周昭倫）、《放學ICU》的Gordon哥哥（蕭徽勇）和現時正在無綫電視播映的《Hands up》文生哥哥（伍文生）。

14位哥哥在過去60多年各有自己不同的觀眾和支持者，最早期的小觀眾今天有些已經當了祖父母，很多亦已為人父母。我希望讀者通過閱讀各位哥哥在書中的記述，重溫一段段美好的童年回憶。